



饥饿

《康斯坦丁：地狱神探》第1期，1988年1月

7

友人的盛宴

《康斯坦丁：地狱神探》第2期，1988年2月

47

努力进取

《康斯坦丁：地狱神探》第3期，1988年3月

72

等待那个男人

《康斯坦丁：地狱神探》第4期，1988年4月

96

约翰尼迈步回家时

《康斯坦丁：地狱神探》第5期，1988年5月

119

极端偏见

《康斯坦丁：地狱神探》第6期，1988年6月

143

机器里的鬼魂

《康斯坦丁：地狱神探》第7期，1988年7月

167

重症护理

《康斯坦丁：地狱神探》第8期，1988年8月

192

一塌糊涂

《康斯坦丁：地狱神探》第9期，1988年9月

217

举世崇拜

《沼泽怪物》第76期，1988年9月

240

地狱三角

《沼泽怪物》第77期，1988年10月

265

封面图集及其他

287



亨利·万巴赫感觉不太好。有种黑暗又饥饿的东西在他内脏里安了家。

他的脑袋像蜂巢一样嗡嗡叫。

SUPERVISOR

他不该打开无法投递的包裹。但他忍不住。

老天。这些虫子是打哪儿来的？

好笑的是，他甚至记不起里面有什么。

一大堆汉堡——整整一大群——也填不满他体内尖叫着的巨型雏鸟那张大的嘴。

他蹒跚走过傍晚的街道，包装纸散落在身后，如同小小的尸骸。

一切臣服于他对食物的原初欲望。

他管理格林威治村邮局有二十年了，从未背叛过神圣的美国邮政。

我说，亨利，你没事吧？

只是得透透气。吃点东西！

直到今天。

现在，除了食物，什么都不重要。

食物可以平息他体内的骚乱。

给我六个超级满口堡，吉诺。

六个？你咋啦？没吃中饭？

他知道这也不够。

RIEDEL

亨利无视一切，只感到饥饿带来的急剧痛苦，他把菜单从头到尾点了一遍。

瞧那个胖子。他不可能把那些全吃掉吧。

还满意吧，先生？

天啊，真恶心。怎么有人这么折腾自己的身子。

再来。我还要。给我加份牛排、薯条，还有蛋糕。

他残存的自制被一阵可怕的恐惧蒸掉了。

他的饥饿吞噬了他。

哎哎哎哎！

嘿！

他必须不停地吃。

必须噎住它。别让它继续耗尽，吸干他的身体。

快报警！

任何东西都行，只要能止痛。

哦不，求你。

呃呃呃！

抓住这畜生。

天啊。他就剩皮包骨头了！

**NNNG...
SCHLOPP...
CHLAWW...**

但他吃得越多，需要的就越多。

太诡异了。要不是我知道
这家伙刚吃掉半个餐馆，
我会觉得他是饿死的。

上帝啊，
但愿这不会传染。

HUNTS

雏鸟撕扯着他的内脏。

他刚刚想吃我。
我要吐了！

这不可能。
他在变瘦！

做点什么，马蒂。
他有病！

啊啊啊啊，把他拉开！

HUNGER

饥饿

编剧 杰米·德拉诺 绘画 约翰·里奇韦
填色 拉文·金泽斯基 安妮·哈菲克里 凯伦·伯格



车流几乎纹丝不动，出租车后座仍然隐约散发着昨晚的呕吐味儿。

剩下的路我决定步行。

一共十六块八，老兄，谢了。

这个周日午后，毛毛细雨打湿了疲倦的街道。我无视胃里如不安的沼泽般翻腾的恶心……

竖起领子，抵御十一月初的风那无牙的撕咬。

然后融入这座城市宜人的匿名众生中。

他妈的飞机餐、他妈的雨、他妈的英格兰。

街道是通往这座城市死亡心脏的硬化动脉。

我经过一盏路灯，它眨着病态、黄色的眼睛——阴沉的建筑间回荡着脚步声。

快到了。

站上门阶，我想起自己在巴塔哥尼亚丢了钥匙。

不知何故，这令我极为沮丧。

哪位？

是我……约翰。

"约翰·康斯坦丁。"

这几个月你究竟哪儿去了？一点消息都没有。

到处瞎逛呗，M太太，到处瞎逛。

回家真好，对不？



熟悉的幽闭恐惧感笼罩着我。一股混合着绿色和棕色的香气——地卷心菜和家具上光油。

等一下，我的孩子。

我有账要和你算。

过会儿吧，M太太，亲爱的。我有点累坏了。



我试着不去听。我不需要更多的烦恼。

好，我没把他赶出去，因为我知道他是你的朋友。

但那不对。这可是座体面的房子。

什么朋友，M太太？



我只想睡一觉。

吸毒的那个。莱斯特，还是加里来着，我忘了。他样子糟透了。闯进这里来找我。

耶稣啊——他还在这里吗？



注意用词。我想他走了。没有再见，也没说声谢谢。还让我寄了个包裹，欠我十七块五。寄到美国去。

给……这应该够了。



就好像那些红虫子还不够我受的。

她喋喋不休地走向她的脏厨房，去折磨更多的蔬菜。

虫子，啊？怪不得有能多洁公司的车。

我爬上破旧的楼梯，一阵恐惧同我一起上来。



加里·莱斯特。

那个砸锅的混蛋找我干什么？他从来就一无所有，除了……

……坏消息。

总部。圣殿。家。我开始对这个地方产生感情，特别是离开的时候。



我吸进这座城市的气息——被雨浸过的柴油味儿——又欣赏了一番景色。

他妈的海报。



看上去像经历过一番轰炸，这还算正常。但闻起来却真糟糕。刺鼻，远不仅是霉味儿。

煤气管道发出令人舒心的嘶嘶声，不过沙发已经不记得我的体型。

妈的！他妈的最后一根烟。我得出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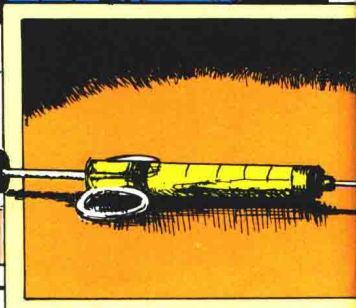
我决定用过期新闻来麻醉感官。但加里·莱斯特的“腥红签名”瞬间点燃了怒火。

这个肮脏下流的杂种！



它质地粗糙有如砂砾，难受。

我坐得不舒服。



注射器里被碾碎的东西令我毛骨悚然。

我稳住自己，继续搜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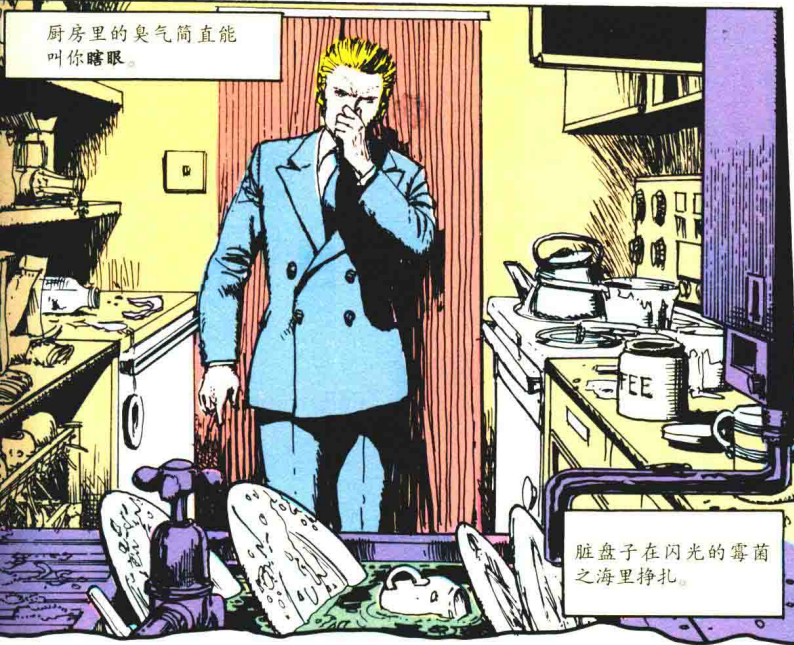
虫子，看在基督的份上，他一定是他妈的疯了！

住在楼下的那个拉斯特法里教徒，叫太空飞鼠的，放的重雷鬼乐震得地板隆隆响。

从来受不了毒品注射。

不知为何，我觉得这挺安心。

厨房里的臭气简直能叫你瞎眼。



脏盘子在闪光的霉菌之海里挣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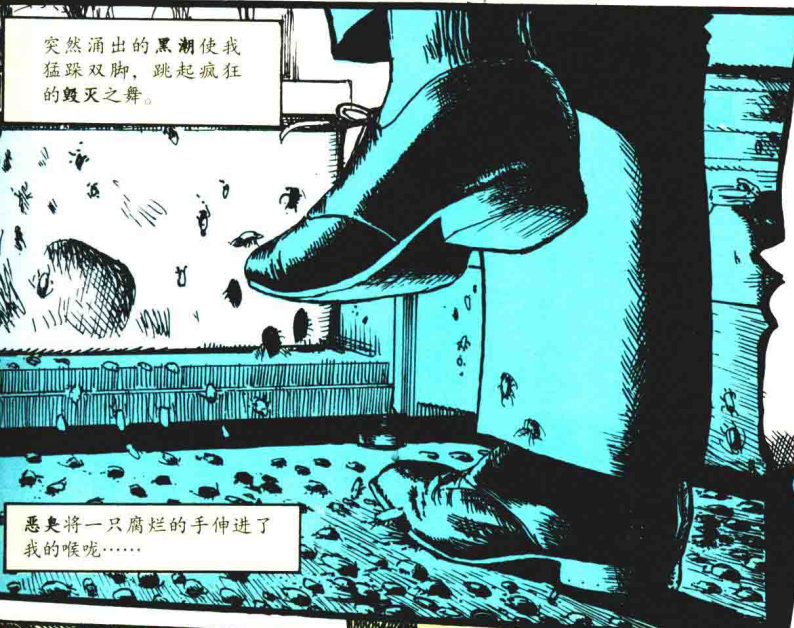
大自然开始收复失地。

怀着病态的期待，我走近冰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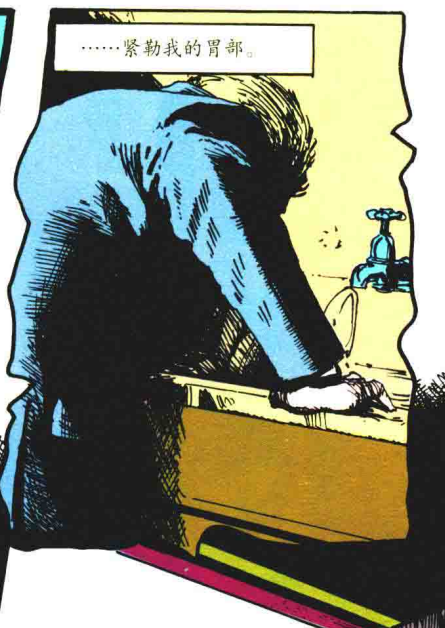
冰箱总是最糟的地方。

突然涌出的黑潮使我猛跺双脚，跳起疯狂的毁灭之舞。



恶臭将一只腐烂的手伸进了我的喉咙……

……紧勒我的胃部。



啊啊！我不要厨房也行。



我不想确认把我引向浴室的声响。



SKRICH!
SHIKKA!
SKRASHIKKA!

可能是水管，我猜。

出来，出来，不管你是什么。



但那只是一厢情愿。

但愿他没在浴缸里吸死自己。

几秒钟后，
我简直希望他死了算了。

约翰？
是你吗？

你得帮我，哥们。
我病了。戒毒。

感觉像全身都是虫子。





本能的反应是把这毁灭性惨状关在门后。我应该就这么走开，不再回来。

“别丢下我，约翰。”

耶稣啊……他妈的“蝇王”，对吧？



有那么一会，我感觉自己也要发疯，但俗话说——



——如果开不起玩笑，就不要玩。



到街角商店的短暂漫步让我冷静了一点。



涂鸦的水平显然有所进步。



你好，阿里。我用下电话行不？

喂，看着点！

算了吧，肯尼。那是康斯坦丁。

滚开，蠢货。



查斯？是约翰。别管我去哪了。赶紧滚过来，快点。

还有，带上点药。我有个朋友病了。别和我讲你的问题，照做。

那啥味儿？咖喱蟑螂？哈哈。



我们会回来的……巴基佬！

杂种！

阿里，给我来条丝卡——再来六罐杀虫喷雾。不，最好来十二罐。

好的，约翰。这种最好。所有恶心的爬虫都能杀。像兰博一样。哈哈。

回到公寓里，我变成了比利小子加成吉思汗。

到此为止，野生动物。虫子版末日浩劫到了。

憋住气，加里。

咳咳……阿嚏。

查斯到的时候，公寓里已经成了杀戮战场——走动时，脚下的黑色小尸体嘎吱响。

好啊，老兄？你带东西来了？

带了，但我不喜欢这样。

尼莫斯逼我做的。抱歉，抱歉。

所以呢？你什么时候开始有顾忌了，哥们儿？让他清醒点。我需要答案。

谢谢。谢谢。

我说是浴缸里你信吗？还以为是为放水孔里钻出来的蜘蛛呢。

啊啊啊。

你在哪儿找到这个脑残怪胎的？

把他绑好，免得又发狂。

他叫加里·莱斯特。以前是我的朋友，直到我们在高地* 那块儿闹了点不快。

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时，他在摩洛哥做威廉·巴勒斯那些事。你知道，毒品、男孩和各种古怪的玩意。

我要放倒他——看看这个肮脏的小废物都做了些什么。

我并不是真的想知道，但我们本质上都是瘾君子。

* 此处是指纽卡斯尔事件。纽卡斯尔及周边居民通常被称作“高地人”

“好吧，加里。放松，我的老伙计。你感觉很好，好到要给我讲个故事……”

“……一个关于尼莫斯的故事。”

“我很难受，约翰。”

“丹吉尔*很热。让空气嗡嗡响的那种热。”

“我在老城美地那想嫖妓……但我破产了。”

哈！没钱就没甜头。

“你可以在迷宫般的老城里晃上几个小时，和生活擦肩而过。每个人都有东西卖。”

你要女孩？
男孩？非常干净。
二十迪拉姆。

萨菲！
不干活就没饭吃。

嗯嗯嗯嗯嗯！

“他们把他从血汗工厂扔出来。他摔倒了，在我脚边抽搐着。”

“他是哑的。没有舌头。”

“他不是阿拉伯人。也许是苏丹人。我猜是奴隶劳工。”

“我能从他的眼中看见。就像在纽卡斯尔一样……”

“他体内有什么东西。让我无法抗拒的东西。”

“我把他带回了家。”

Tangier, 摩洛哥古城, 海港。

“在我房间里，一阵黑色的激情攫取住了我。”

“不可抵抗。”

“我想要这样做……需要这样做。”

“我气喘吁吁地把他绑在床上，开始驱魔。”

“外面，街道上的声音属于另一个世界。”

“我点燃蜡烛，吟唱圣歌。”

“这很可怕。男孩扭动、挣扎。”

“他的皮肤生出水泡。”

“它们从他的血肉里直接出来。几千个。蜂涌而出。”

“你听过哑巴想要尖叫吗？”

NNNGNNGMNGUK

“它用百万只翅膀拍打我。我感受到它的力量。”

“随后我意识到，它想要出来。”

“我用尽所有的能量，但最终束缚住了它。我比它强。”

“那个孩子呢？”

“我的魔法困住了它，压倒了它。”

“这一次，我赢了。”

“是吗……？
那个孩子呢？”

“那个孩子？
那个孩子死了。”

“看上去像是
被剥了皮。”

“肉挂在血淋淋的
碎片上。”

“在魔法烧瓶里，
那东西像烟一样翻滚。”

“我能隔着玻璃
感觉到它。”

“它饿了。”

“它想吃我。”

“有趣的是……”

“我也想
吃它。”

“想感受它在我体内……”

“在我血管里挣扎。”

“但我忍住了。”


“这一次，我有力量。”

“我困住了它，约翰。”


“困住了一个
恶魔……”

“困在瓶子里。”





“高潮一直持续到那天深夜——
但衰退却痛苦不堪。”



“它从下面砍断了我的
双腿。”

“极度的恐惧捶打着我的
内脏。”

“恶魔对我说话。百万个细小的呜咽声在告诉我它的名字。”

“我想挡住声音，但它没完没了。”

“尼莫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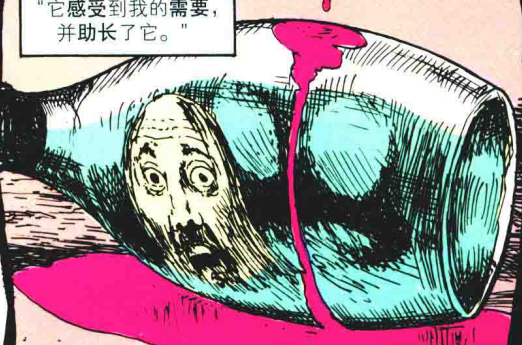
“请求着。”




“威胁着。”

“它唱了一整夜。”

“……并在黎明时轻语。”




“它感受到我的需要，
并助长了它。”



“我又坚持了一天，
但我知道我无法独自面对。”


“我需要帮助。
你的帮助，约翰。”

“我抢了一个游客的护照，把它卖了
换了换机票钱。”



“而床上那个死去的孩子——
眼睛和嘴都大张着——在无声地呼唤着
更多虫子参加另一种盛宴。”

“我跑了。”



“在希斯罗机场，我感到很冷。身上起鸡皮疙瘩。
我已经好几天没打针了。海关连眼睛都没眨。”

“运气在魔鬼这边，我猜。”



“我抱着希望。
约翰·康斯坦丁知道该怎么做。”